

# 大明皇妃

孙若微传

莲静竹衣

著

(下)

母仪天下

莲静竹衣

著

母仪天下

孙若微传

# 大明皇妃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明皇妃·孙若微传 / 莲静竹衣著.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00-2776-3

I . ①大… II . ①莲…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3383 号

# 大明皇妃·孙若微传

DAMING HUANGFEI SUN RUO WEI ZHUAN

莲静竹衣 著

---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柯利明 吴 铭
总策划	张应娜
责任编辑	杨 旭 叶 姗
特约编辑	大 茶
版式设计	张志浩
封面绘画	龙轩静
封面设计	VIOLET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龙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00mm 1/16
印 张	86.5
字 数	13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776-3
定 价	128.00 元 (全三册)

---

赣版权登字 05-2018-16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引

子

大明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登基不到十个月的明仁宗朱高炽病逝于北京紫禁城欽安殿内，享年四十八岁。

此前因南京一带地震频发而被派往凤阳拜谒宗祠，并亲赴灾区赈灾安民的皇太子朱瞻基，在得到宫中密报之后，立即起程回京奔丧。

然而早在永乐年间就与时为太子的朱高炽展开皇位之争的汉王朱高煦，此时正踌躇满志，布下天罗地网，欲在朱瞻基回京途中设伏劫杀。

悠悠我思情未老

目

录

第一章	濒临绝境险	002
第二章	遗芳揽月明	007
第三章	命格多磨难	013
第四章	踏歌旧时曲	018
第五章	寂落续前缘	024
第六章	荒野相濡沫	029
第七章	守阙遗恨迁	034
第八章	残夜挽银河	039
第九章	归途迷雾迭	046
第十章	离人心上秋	052

归途日夜忆春华

第二十章	西风难解情	114	第十一章	暗香盈袖舞	058
第十九章	醉忆江南乐	104	第十二章	断雁叫西风	066
第十八章	潮平两岸阔	098	第十三章	秦淮诉心曲	070
第十七章	无雨晴空照	093	第十四章	抱枝宁自枯	074
第十六章	夜逢娇客至	087	第十五章	人归落雁后	081

鳳凰浴火隱于朝

第二十一章	相爭難相決
第二十二章	尘埃初落定
第二十三章	风正一帆悬
第二十四章	沙場秋點兵
第二十五章	征曲秋風颯
第二十六章	千騎卷平岡
第二十七章	日落凡時歸
第二十八章	惊破浮尘夢
第二十九章	心似水難量
第三十章	此恨無重數

200 191 181 172 162 155 146 137 128 122

物換星移几度秋

第三十一章	听彻梅花弄	212
第三十二章	素练风霜起	222
第三十三章	苍鹰画作殊	229
第三十四章	戚戚何所迫	238
第三十五章	红烛昏罗帐	252
第三十六章	梦里落花红	259
第三十七章	秋云暗几重	267
第三十八章	千秋万岁名	274
第三十九章	曲中闻折柳	285
第四十章	冬雷阵阵恨	294

万叶千声皆是恨

第四十一章 风花拂舞衣

第四十二章 无期从此别

第四十三章 琴音传幽恨

第四十四章 暗闻冬雷轰

第四十五章 人情薄如纸

第四十六章 相争尘埃定

第四十七章 谁染霜林醉

第四十八章 稚子何所托

第四十九章 独自倚阑干

第五十章 儿女忽成侶

## 大结局之我主浮沉

第五十一章	日落故人情	380
第五十二章	惊涛骇浪至	390
第五十三章	急雨边关冷	397
第五十四章	凄风愁煞人	403
第五十五章	乾坤一朝变	409
第五十六章	遗恨土木堡	414
第五十七章	寒夜愁煞人	419
第五十八章	幽居南宫忍	424
第五十九章	景泰弃前盟	430
第六十章	夺门之惊变	435

番外

历史迷雾之阴谋宫人子

番外之明英宗

尾声

结束语

453 451 447 442

第一卷

悠悠我思情未老

## 第一章 濒临绝境险

南京旧宫内高大辉煌的殿阁已不再流光溢彩，漂亮的琉璃瓦也缺失了不少，虽然说不上是残垣断壁，但是也萧瑟凄凉了许多。

如今在殿阁之间的空场上搭起了一个又一个行军用的营帐，其中一个较为宽敞的营帐内，若微静静地坐在雕花黄梨矮凳上，怔怔地有些愣神。

刚刚发生的一切犹如一场惊天巨变，震得她现在还有些没缓过来。

“娘娘，许大人在外面，说是想看看您手上的伤。”湘汀一推帐门，入内回话。

“快，快让他进来。”若微立时站了起来。

依旧丰神俊秀，依旧淡定如风，他步入帐中，走到若微面前竟然施了一个揖礼。

是君臣之礼吗？若微心底不由微微黯然。而他则毫不在乎，默默地将她全身从上到下扫视一遍，才开口道：“手上的伤，让我看看，若是处理不好，以后便废了。”

“我没有怎样，刚刚太医已经给包好了。太子殿下伤势如何？”若微心急如焚，朱瞻基被抬回来以后，一直是自己和众太医贴身守着，可是没承想，当朱瞻基醒过来以后，竟然让她先回到常德郡主朱锦馨的帐中

休息。

她原本不从，可是却被两个男人不同的眼神所震撼，病榻上的朱瞻基目光柔和却透着一股不能更改的坚持；站立一旁的许彬面色冷峻目光犀利，更是隐含着暗暗的警告。

于是她退了出来，可是她的心却七上八下的，再也难以安定下来。为什么朱瞻基要让她出来？这个时候，他应该知道自己有多着急，恨不得以身相代，又怎能置身一旁不闻不问呢？这样瞒着，莫不是……她的脸苍白得有些吓人，是的，她被心底盘踞的那个声音吓住了。

不能，也不会！于是，她把许彬当成了那棵救命稻草，“他，究竟怎么样了？”

“还好！”许彬说着，便毫不顾及君臣之礼和男女之别，伸手将她轻按在榻上，解开缚在她手上的包布，一层一层，动作轻缓，小心翼翼。

当那双血迹斑驳、惨不忍睹的手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明显变色，额上的青筋突突直跳，仿佛想要说些什么，终究是忍住了。

“去，取清水来。”许彬开口，并没有向谁吩咐，但是在她带着稍许压力的气场之下，湘汀还未开口，司音已经立即下去照办。

“你自己也懂医，该知道这伤口若不处理干净，会……”许彬低沉的话语中明显透着一丝责备和不满。

“我没事。”若微的心思丝毫不在自己的手上，刚刚太医过来也只是简单处理了一下，一来太医不敢拿着她的手为她仔细料理；二来，她也没这个心思。

“你的手，不仅属于你自己。”许彬冷冷地说，他的面色比刚刚更为阴沉。

许彬强按着若微的手，以清水拭去隐藏在破损处的泥垢，自然风干之后，又抹上随身带来的膏药，再以干净的布帛包好，这才算大功告成。

几乎是在这双手被包好的同时，若微站起身便向门口走去。

“他不好，很不好，你现在过去，只能是添乱！”许彬眉头微拧，坐在榻间，毫不避讳地拿起案上的一杯冷茶喝了一口，那茶是她喝过的。

湘汀见状，立即招呼司音、司棋退下，又换上两杯热茶。

“什么？”若微转过身，对上他的眼眸，“说清楚点。”

“他醒来以后没多久也让我出来了。现在太医们在会诊，虽然不得详情，但是我应该可以知道个大概。”许彬神情冷幽，此时他心中的痛苦毫不亚于病榻之上的朱瞻基，心爱的女人近在咫尺，而她此时全部的心思都在那个人的身上。今日在废墟上看到她原本弹琴拨弦、拈花调脂的一双玉手如同铁铲一般在泥土与污垢中刨掘时，他便心痛得无以复加，他从来是那样的骄傲，以至于他从不认为，当她在自己与朱瞻基之间做选择时，自己输了。但是今天，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真的输了。正是那双手，像一个魔咒，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让他坚硬如铁的心痛得抽搐在一起。

“为什么？”若微此时无暇顾及他眼中闪过的痛惜之色，她只是惊讶万分，“你的医术，他是知道的，为什么不让你参与太医会诊？那些留守旧宫的老夫子，他们懂什么……”

许彬淡淡说道：“肋骨的上、下缘均有肋间肌附着。一根肋骨单处骨折后，因有肋间肌支持，心肺尚可支撑。若是两处以上折断受损，累及胸壁较大面积，因前后端均失去支持，伤及心肺，造成呼吸困难，严重者可致气胸或血胸。”

许彬很清楚朱瞻基为何不让自己留在身边，是不想承自己这个情吧！自己对于若微的心，从来没有刻意隐藏过，尤其是在朱瞻基面前，自己的骄傲不允许他小心翼翼地做出一副偷窥别人家珍宝的样子。是的，大大方方地将对她的欣赏与爱意毫无掩饰地表露在朱瞻基的面前，这其实也是一种尊重。

所以，朱瞻基一向都知道。于是，朱瞻基的骄傲也不允许他坦然地将自己交给情敌来医治。完全理解，若是易位而处，许彬也会如此。

若微面上沉静极了，此时的她已经全无刚刚的急迫与无措，听了许彬的一番说明，她反而镇定下来了，“如此，可以用‘营和止痛汤’来镇痛，内服‘顺气活血散’加‘接骨丹’，再命圣手接骨续筋即可！”

许彬淡然一笑，对上若微的眼眸，“学医，你始终颇具灵气，奈何根基却着实不实。”

“哦？”若微的美目立即瞪了起来，“湘汀！”

湘汀应声入内，“主子！”

“快去殿下帐里看看，太医们是怎么说，又是如何诊治的？细细地记下速来回我。”若微急切地吩咐着，瞻基把她赶出来时就明令身边的太监和侍卫不许她再次入帐打扰，她自然知道朱瞻基如此做的苦心，可是这样一来她却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等得更是心焦。

“是。”湘汀匆匆退下。

“刚刚在花园，看到了你的女儿。”许彬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话语也轻柔了些。

“馨儿？”若微愣了一下。

“她，似乎比你可爱。”许彬没有说，当小郡主朱锦馨在花园里跑得满头大汗，一头扎进他怀里的那一瞬，他着实惊呆了，那是一个缩小了的若微，可爱极了，美丽极了，像从花海中飘出的花仙子。

她是她的女儿，有着和她一样晶莹如星辰般的美目，弯弯的柳眉，如蓓蕾一般的娇唇，长长的睫毛呼扇起来，说不出有多动人，还有那若隐若现的梨窝，活脱脱幼时的若微。

虽然他没有见过若微小时候的样子，他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亭亭玉立了，可是他相信，她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只是她的女儿比她直爽，她竟然会窝在第一次见面的许彬怀里，任两旁的侍女嬷嬷怎么哄都不下来。她的一双明眸在他面上瞅来瞅去，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伸出小手在他脸上摸了又摸，然后小嘴一撇，指着身边的侍女说道：“紫烟，我找到了，我要嫁给他。”那一瞬，许彬双手微抖，差点失手将她摔出去。

“我父王常常说，馨儿长得这么好，以后什么样的玉面郎君才能娶到馨儿呢？”她歪着头盯着许彬一脸的坏笑，“你长得也挺俊的，比我父王还俊，我就嫁给你好了。”说完，竟伏在许彬肩头，在他脸上吧唧亲了一口。

“郡主！殿下！”紫烟和一旁侍候的宫女都傻了眼，小郡主太容易出状况了，总是令人匪夷所思。

沉浸在游思中，许彬的唇边微微浮起一丝笑容。若微也低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

“娘娘！”匆匆入内的湘汀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宁静与思绪，“太医会诊，开了‘营和止痛汤’，又加了仙鹤草、血余炭、藕节，还开了‘九珍保全汤’。王太医给殿下接了骨。”

若微听了，面上忽明忽暗，她默默思忖着，“为什么要加仙鹤草、血余炭、藕节？‘九珍汤’是针对气血两亏的……难道？”

她腾的一下站起，顾不得许彬在场，立即奔出寝帐。

匆匆来到朱瞻基的金顶大帐外，门口的侍卫刚要上前相阻，若微已然先声夺人，“我要见殿下，谁也莫要相阻！”

“可是娘娘，殿下刚服了药，正在静养。”侍卫还想再说，从帐中出来一人，正是总管太监小善子。

“娘娘，殿下刚服了药，太医叮嘱不要多说话，要静养。”小善子一边嘱咐，一边将若微迎进帐中。

虽然是行军用的营帐，依旧是厅卧分开，一明一暗，并不见局促，摆设周全，也算得上宽敞。

若微进入内里，看到朱瞻基平躺在床上，面色苍白，仿佛憔悴了许多，心中更是黯然。步子刚刚临近床头，朱瞻基便睁开眼，话语微弱，带着几分责怪：“不是让你好好歇息一下，怎么又过来了？”

若微静静地坐在他床边，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微微有些低热，又仔细看着他的唇色。

“没事，太医们都诊治过了，休养几天就好。”朱瞻基话语平和，显然在宽慰她。

若微伸手轻轻托起他的下颌，像是平日在闺房里嬉戏一样轻轻地掰开他的嘴，果然，牙上沾着血色。

若微的眼泪瞬时溢满了眼眶，强忍着才没有滴落下来。

最可怕的内伤，竟然导致咯血！所以太医才会在活血祛瘀的方子里又多加了那几味药。胸骨折损伤及心肺，更会导致咯血。若微的心纠结在一起，疼痛得无法形容。